

抗日名將

李鴻將軍

新華書店出版

抗日名将

李 鸿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阴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九五年八月

[湘]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:黄楚芳

抗日名将李鸿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阴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湖南省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·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阴县印刷厂印刷

199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

字数:180000 印数:1—3000

ISBN7-5438-1083-2

K·210 定价:12.00元

序

余与李鸿将军相识于对日作战第二年。因孙立人将军之税警总团在参加“八·一三”上海战役后，集结于湖南长沙整编补充，余与之初识于岳麓山下。

李鸿，字健飞，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即追随孙将军，初任排、连长，抗战开始后升任营长。因练兵作战均有功绩，极得孙将军倚重，八年抗战，其由营长升至新七军军长，在同袍中尚无出其右者。

孙将军治军，特注重干部训练。当新军移防贵州后，即派李将军主持干部培训工作，轮调军官及军士施以严格训练，增强部队战斗力。在以后各战役中，官兵确发挥了坚强之战斗精神，证明了李将军不但是军事指挥家，也是军事教育家。

新军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后，改番号为新 38 师，李将军升任团长，重要战役均有参与，尤以攻克八莫、密支那各名城战役，终于打通中印公路，与滇西国军会师，厥功至伟。孙将军升任新一军军长后，所遗师长职，因李将军战功卓著，由其接任。此破格晋升，实属少见者。

新一军凯旋归国后，日本即宣告无条件投降，部队奉令由广西急行军开赴广州受降，李师为先入城的部队，受到广州市民热烈欢迎，牌楼处处，盛况空前。

欣闻湘阴政协有编印“李鸿将军纪念集”之议，余与李将军

同甘苦、共患难有年，谨略将其毕生事功简述，藉表纪念之意也。
是为序。

张炳言谨识于美国旧金山

1994年12月1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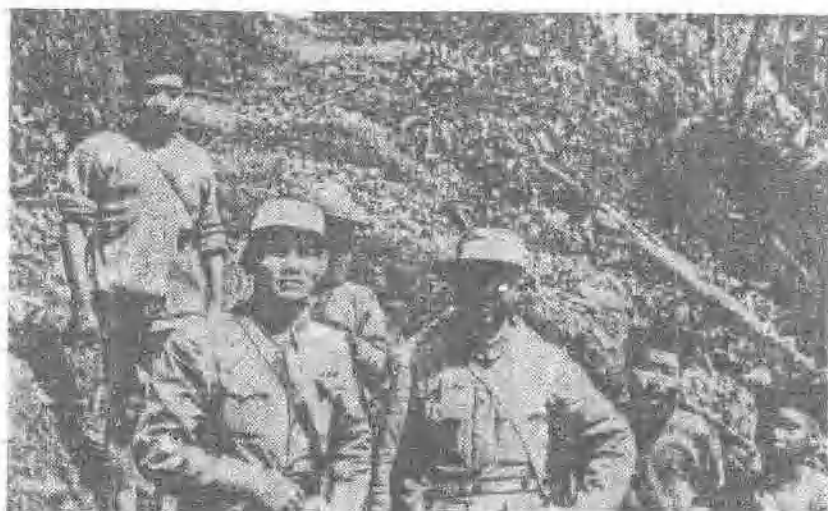
主 编:丁涤勋 蔡佳海 吴果迟
审 稿:丁世军 伏焯曙
封面设计、题词:伏焯曙

EA66/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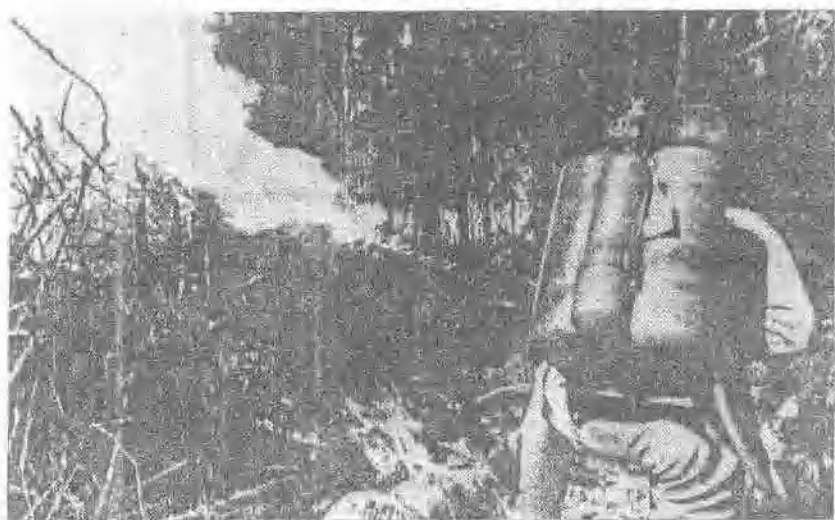


李鸿（1903—1988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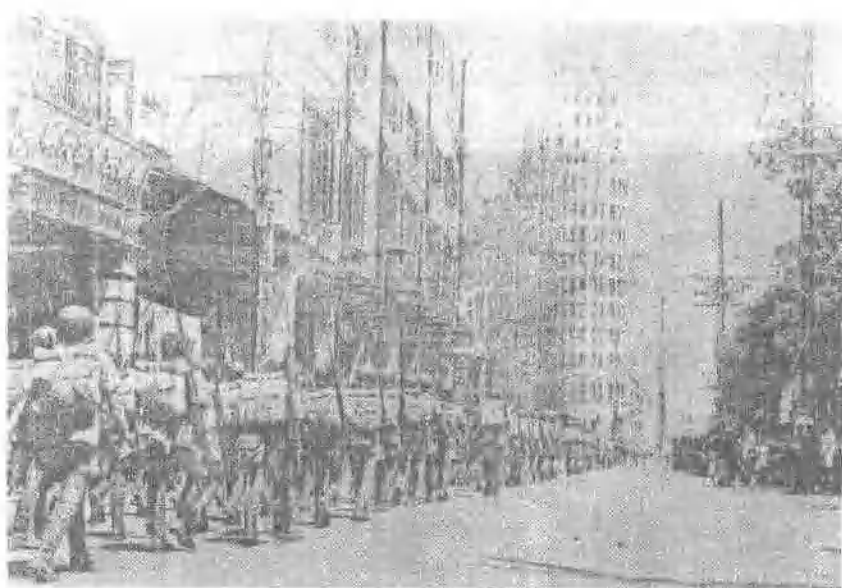
此为1944年升任新38师师长后在军旗下留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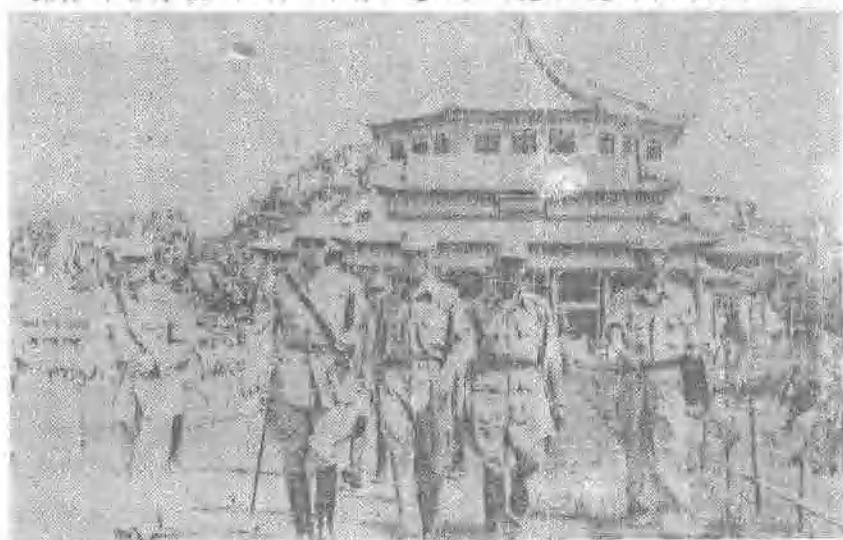
攻入野人山后，与孙立人（左）军长视察前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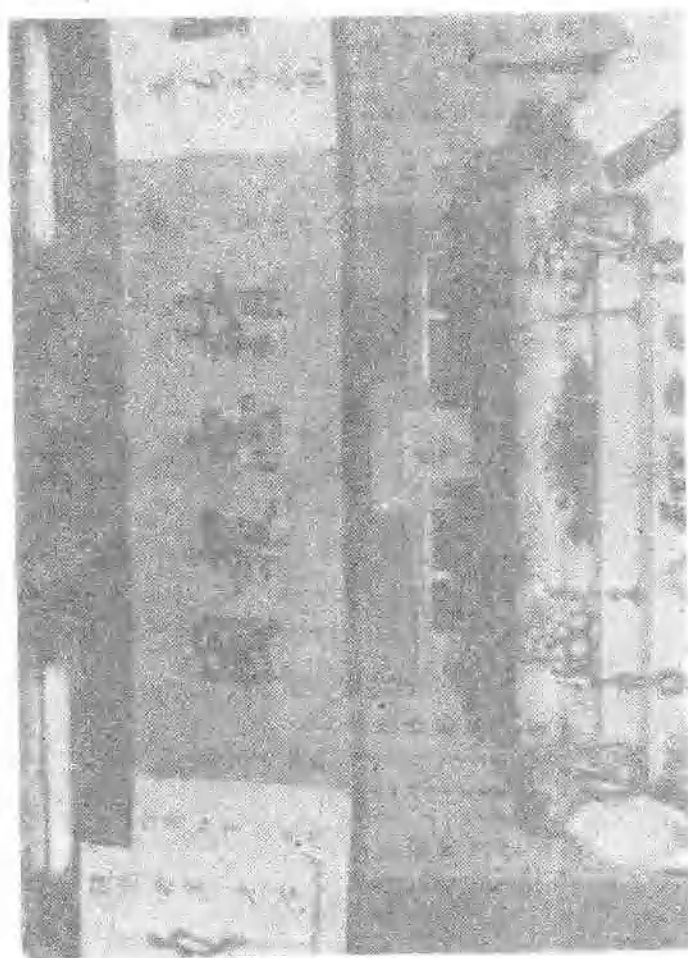
野人山丛林战中，火焰喷射器大展雄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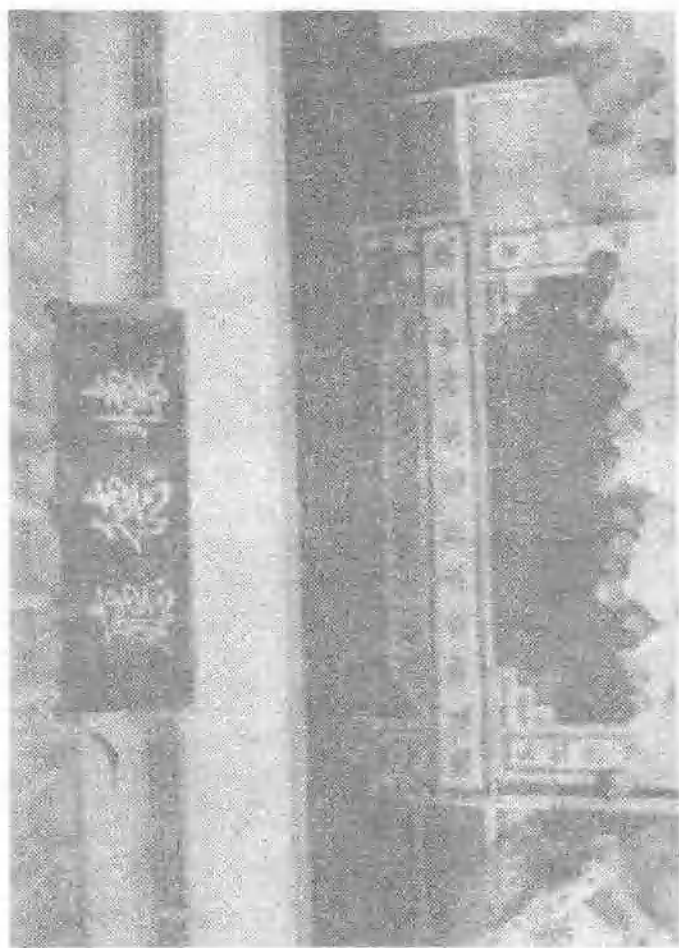
1945年8月25日,新一军将士进入广州受降,受到市民夹道欢迎。



受降仪式结束后,新一军将领步出中山堂。(右二为李鸿)。



灵堂内景



1988年8月15日李鴻逵逝世，9月3日為台灣“軍人節”，台灣政黨軍各界人士在台南屏東為李鴻舉
行追悼會，因為追悼會場外景。



李鴻(右)史迪威(中)孫立人(左)在印緬戰場(1944)

目 录

将军行	周宗达(1)
忆李鸿将军	曹 艺(72)
我所认识的李鸿将军	潘德辉(80)
战斗在缅北的李鸿将军	戴广德(84)
李鸿将军在长春	杨治兴(91)
怀念健公	袁子琳(99)
李鸿将军在战火纷飞的印缅战场	蒋 元(104)
缅甸战场上的蒙哥马利——李鸿将军	王楚英(108)
生死与共患难相依	彭克立(171)
我与健飞将军的交往	蒋又新(188)
深切怀念老长官——李鸿将军	周家楣(201)
李鸿在狱中	钟山遗作 丁涤勋整理(203)
从印缅战场到接管广州的回忆	张祖基(212)
悼念李鸿将军	江云锦(217)
忆李鸿将军	朱子云(219)
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悼念健公	殷叔明(221)
回忆反攻缅北的几次战斗	李纯明(224)
回忆新 38 师	顾正祥(230)
忆反攻缅北的两个战役	曾子杰(243)

将军行……周宗达

— 军人节的丧礼

1988年9月3日，台湾军人节，一个以“国之干臣”为荣充满豪气的节日，今天却被笼罩全岛的阴云秋雨冲淡了。在台南屏东市阴雨绵绵中，一个因军人的尊严受到折辱而义愤的追悼会正在进行中。

选定军人节为李鸿将军举行丧礼，因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，一个模范军人，一个名震中外的常胜将军，一个使军人引以自豪的军人，一个蒙冤30余载而使每一个正直的军人感到屈辱、愤怒的军人，于是选定了军人节为他举行丧礼，以示军人的尊严不可侮。

将军是8月15日辞世的，距离军人节有19天，前来吊唁将军的人络绎不绝，一直到追悼会的举行以及后事的安排，是一笔惊人的殡仪费用，将军一生洁来洁去，了无积蓄。为了开好这一个“以示军人尊严”的隆重追悼会，将军的旧日袍泽纷纷拿出自己积蓄，有的不惜倾囊而出。与将军同时陷入冤狱，获释后以扫马路、卖劳力为生的陈世全、王霖两位正直军人，将自己血汗换来的所有积蓄奉献于将军灵前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稍稍平复他们胸中长期郁结的愤怒。

庄严肃穆的愤怒是世间最深沉的愤怒。这一天，屏东市殡仪馆内大厅中聚集一群群白发斑斑的老者，默默地伫立在秋风秋雨中。愤怒已经出离了他们的躯体，凝结在空气中，使丧礼显得格外的庄

严。他们是李鸿将军生死与共的旧日袍泽，有的是税警总团的代表，有的是新 38 师的代表，有的是新 1 军、新 7 军的代表，有的是黄埔学友，更多的则是与李鸿先后下狱和因孙立人案株连，囚禁达 30 余年的台湾军界精英。他们分别来自台湾和海外各地，冲决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，像一尊尊石塑的雕像，凝重地伫立在这军人节的冷空气中。台湾《中报》记者李日升作了这样的现场报道：“这些昔日孙立人军中旧属袍泽，当他们一回忆当年仓皇入狱的往事，苍老黯然的脸庞，深深地显露出痛苦不堪的表情；迄今，他们仍然不明了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为何没有任何审判，竟然无辜入狱？殡仪馆外雨落个不停，他们就伫立在雨中的广场，每一张哀凄的脸，仿佛诉说着李鸿和他们那个时代的悲剧。”

愤怒写在脸上，写在心里，也写在大厅正中和四壁高高悬挂的重重迭迭的挽联和挽幛上。写在脸上和心上的愤怒是默默的，而写在挽联和挽幛上的愤怒，却像火一样燃烧起来。灵堂正中鲜花簇拥着李鸿的巨幅遗像，遗像上方端悬着孙立人亲题的挽幛“精忠报国”四个运笔如椽的大字。写尽悲愤，使人立即想起岳武穆被陷诏狱的历史悲剧。铺天盖地的挽联，字字血泪，发自心声，使人不忍卒读。其中孙立人挽联云：

“六十年亲似弟兄，善训善战。本望长才大展，精练雄师。奈竖子预定阴谋，削我股肱，构陷诏狱！”

常胜军纵横南北，能守能攻。那期上将平庸，牺牲劲旅。愿总统未遭蒙蔽，还君清白，洗尽沉冤！”

李鸿将军夫人马真一挽丈夫联云：

“泪眼惺忪遗像徒留千古恨，病容憔悴展图犹带一分愁。”

与李鸿同案受难将领和军人挽联云：

“凭咱光复神州？三十年逝去，仍然是两人痴梦，问老少蒋，金身何处？”

与公坚持志节！万里来归，只落得一场冤狱，误
你我他，苦命终生！”

不少挽联把一腔莫名的悲愤直指这一千古沉冤的始作俑者蒋公中正。如旧属李仲英联云：“残酷暴君之本质，在于杀戮功臣；独裁家族之手段，不外排除异己。”旧属张熊飞联云：“唯忠良始可得天长寿安死；是奸谋毕竟愧地短命凶终。”旧属江云锦联云：“谁敢讲，统帅无能，整个江山丢弃尽；人皆言，将军有罪，剩余生命未拼光。”大厅中还悬挂“国防部长”郑为元、“参谋总长”郝柏村、“中央党部秘书长”李焕、“国安会秘书长”蒋纬国、“陆军总司令”黄幸强等党、政、军界要员的挽幛。

下午1时30分，公祭会开始。孙立人是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，他因过份的悲恸，数日来不时念着李鸿的名字，喃喃自语，叹息不已，连续三日食不下咽，身体和精神状态不堪负担更大的悲愤，在众多部属的劝说下，由他的长公子孙安平专程从台北南下屏东，代表他参加丧礼。灵堂前或低首站立、或拄着拐杖、或由子女搀扶、或坐着轮椅的皓首老人，满含30余载“政治风波”中郁结的悲愤，同声一哭。这时，风雨兼程自绿岛赶来参加公祭的孙立人公案的关键人物郭廷亮，一字一泪地颂读了他写给旧日长官和狱友李鸿将军的祭文：

“亮在绿岛，惊闻噩耗，该悲？该喜？抑或该恨……隔海西望，心境茫然交错，与日俱沉！

鸿公在台，长期困顿，又以恶疾致死，亮应为鸿公悲！

公中风后，长卧病榻，贫病交织。死，反而可以解脱一切，亮该为鸿公喜！

昔年东北大局逆转时，公率新七军固守长春孤城，缺粮乏弹，长达年余，最后公未随郑洞国、曾泽生投向敌方，而彼等竟能安度天年，公竟奔向台湾，追随领袖，后竟遭领袖下令拘捕入狱，折磨致死。亮，怎能不为鸿公恨！

亮在贵州参加税警总团，即开始追随鸿公及孙立人将军。在缅甸及东北各次战役，公以新一军之精锐师新三十八师师长职位，勇敢善战，迭建奇功，然而在台湾，公竟被关入黑牢，不敢公开审判。此为我中华民国之“法治精神”，亮何敢多言！

其实，公及我等，均被列名在“〇一四计划”之中，是当局要整肃的对象。公职位较高，先被暗中拘捕，我等在四十四年，始遭大肆逮捕，先后均以一个模式：炮制“匪谍案”，表面上是不同个案，其实是一脉相承。因公及我等，都被圈入孙将军的嫡系干部，而孙将军又坚持“军队国家化”。不予排除，势必阻碍家传。我等遂成为孙将军被排除之代罪羔羊！天呼！命耶？

回忆在民国五十三至六十四年期间，亮有幸，与公被关在同一黑牢——桃园卧龙山庄。小室共囚，长达十一年，朝夕相谈，肝胆相照。因而得知，公虽因孙将军之故而获罪，心安理得，死而无憾；正为亮及其同案受刑人，甘愿追随孙将军，虽暗淡一生，亦终生不悔！拭目以观今日之军政领袖，能有几人具有孙将军之正直气质？则我等之执著终生，又何憾之有？

公其逝矣！我等后死者，迟早会与公相逢于地下，那时可以比较蒋家黑牢与阎王地狱，有何差异？势必相拥，喜极而泣，不愿再生！

呜呼哀哉！”

字字血泪表心声，默默无奈诉往事。郭之悼文道出李鸿及孙立人公案受牵连的数百人众的共同心声，灵堂内外悲愤的情绪达到极点，许多老者相向而泣，相拥而泣，不能自己。台湾各家报纸和新闻媒介竞相报道公祭会的消息，本已在台湾民众中存在的公道人心，为公祭会的悲愤之火点燃，及海内外人士纷纷投书李登辉“总